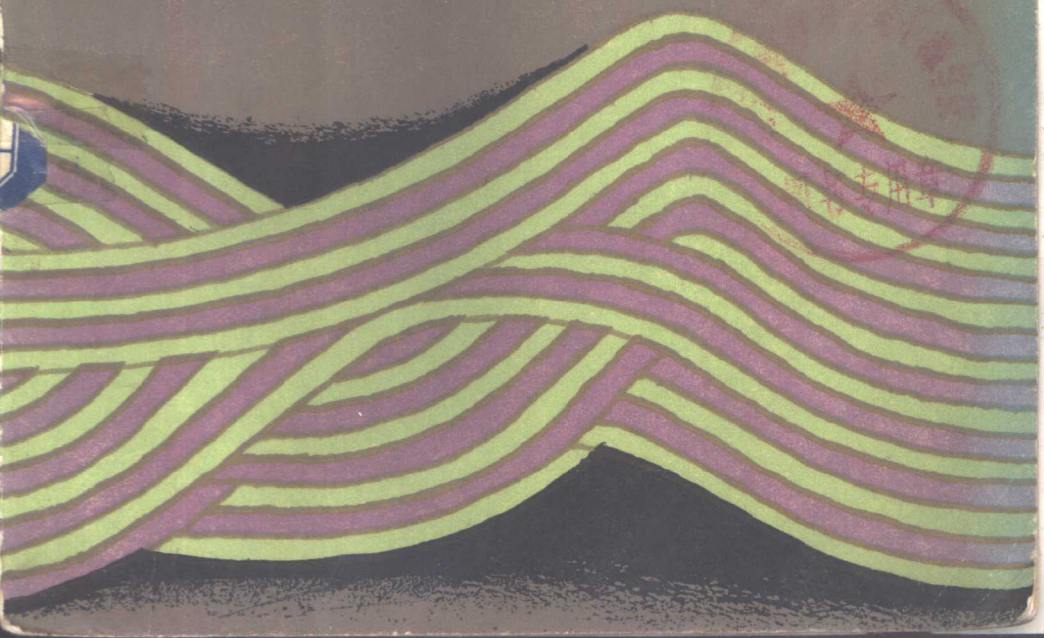


● 井上靖 著 [日]

爱的奏鸣曲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井上靖著 ●吕立人译

爱的奏鸣曲

井 上 靖
流 沙

• • • 本书根据日本文艺春秋社1982年版本译出，
原名为《流沙》

爱的奏鸣曲

〔日〕井上靖 著

吕立人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2插页418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4,200册
书号：10355·659 定价：3.40元

目 录

第一章	烛台	1
第二章	青金石	28
第三章	落日	53
第四章	群星	84
第五章	袖珍画	121
第六章	四封信	158
第七章	绿叶	199
第八章	清泉	227
第九章	风逝	283
第十章	尼罗河	324
第十一章	圣殿	367
第十二章	窗	396
第十三章	丘陵	433
第十四章	落叶	478
第十五章	维纳斯	505
第十六章	街灯	523
第十七章	河畔	543
第十八章	尾声	569
译后记		573

第一章 烛 台

举行婚礼的当天，左门东平躲在旅馆里给故乡的双亲写信。他用的信纸上印有旅馆名称，他想：事事认真的母亲，一定会把儿子这样的来信珍藏起来，留作纪念。

父母亲大人：

想必近来一切安好。我在这儿身体很健康。半个月来忙着办婚事，总觉得安不下心来。昨天坐火车离开波恩来到苏黎世，在苏黎世湖畔的一家中等旅馆住一宿，等待今天举行婚礼。婚礼在离这儿不远、坐落在同一湖畔的土丘上的TS教堂举行。时间定在午后一点整，此刻离婚礼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写完这封信，我想去旅馆周围葱郁的林中散散步。可以从那里鸟瞰苏黎世湖，一定别有一番风味。

我已是第二次来苏黎世城了，为了寻找证婚的牧师，两周前我已来过这儿。那天，牧师问我，为什么要在这儿举行婚礼？我难以对答。一对日本恋人，不回日本举行婚礼，偏挑了个异国他乡，委实让人感到奇怪。但要说明原由也很费劲。我回答牧师：新娘把练习钢琴看得比婚礼重要；新郎呢，又觉得发掘古迹比婚

礼更要紧。在这一点上，双方都不肯让步，花了好大力气才决定在这儿举行婚礼。为举行婚礼回国，那更是想都不敢想。不知道牧师听明白了没有，他用力地点着头笑了。

前一信中已向您说起结婚仪式将办得很简单。要是在我们研究所那儿的波恩教堂举行仪式，办什么事都很方便；可是，德国这地方办婚事非常麻烦，我在教会里没有熟人，而且又不是天主教徒。为此，我们才决定在苏黎世教堂举行。也许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风俗吧，在瑞士，什么事情办起来都简单、爽快。两星期前在领事馆领到证明，作为新郎的我今天在婚礼前送到教会事务所，一切手续就算办妥了，如此而已。

为了今天的婚礼，我新置了一套黑色的礼服，换上新皮鞋、新衬衫。皮鞋是朋友送的。新娘的一套白色礼服虽没见过她穿过，可听说穿上非常合身。婚礼上还需要两个手捧花束为新娘引路的少女，做我们介绍人的一对瑞士夫妇，在他们亲戚中找到了理想的人选。我虽没见过，想来一定是很惹人喜爱的小姑娘。听说按天主教的仪式，伴娘要一面带路一面撒花；但我们按新教做法，她们只要手持花束就行了。这回办婚礼，我也得到不少难以学到的知识。赠送新娘的结婚戒指，是朋友的太太陪我去珠宝店挑选的，还算中意。不用说，我无法买非常昂贵的，不过，总算过得去。去年，我在巴格达的商场里买到一枚公元前一千年的古老戒指，我想带上它挺有意义，不过，我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

上一封来信，你们担心我的结婚费用，现在看来，不汇钱来也足够了。用现有这些钱支付新婚旅费、买礼品送给那些往日照顾我的朋友们，还能剩下不少。用不着花许多钱就能把婚事办了，这也是要在这儿举行婚礼的主要原因。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有十七位，其中三位是日本朋友，还有十四位瑞士朋友。瑞士朋

友中的大部分人，我和新娘都没有见过，将在婚礼上初次会面。也许他们觉得这次婚礼很奇特，所以也来参加了，这也是外国人的有趣之处。陌生的宾客来参加日本年轻人的婚礼，大家享受各自可能得到的欢乐。

有关新娘春枝章子的情况，在以前的信中介绍过了。我想，父母亲见到她，定然不会使你们失望。我不知道她是否算得上一位美人，但她的容貌确实娟秀出众，而且性格文静深沉。半年前，我们相识了，我俩有好多次在一起吃饭、散步，后来，开始谈起了结婚。这期间，从没觉得她有让我不称心的地方。我们交往的时间虽不能说很长，但彼此间却很放心。这次结婚，她的做法也同我一样，都没请日本老家的父母、兄弟来参加婚礼。好些地方，我们的想法是很一致的。

当我们介绍人的瑞士B夫妇，为我们的婚事帮了不少忙。她和B夫妇交往多年，情深谊厚。B夫妇对她的信任和友爱之情，真让人感动。眼下章子正专攻钢琴专业，至于她的才能，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难下断论。将来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钢琴家，还是命里注定只能是个教教孩子的钢琴教师，我全然无法预料。关于这一点，章子只字没吐露过，我也不便问。

然而，不管怎样，既已踏上结婚的路(这是她说的)，那么，音乐学习总得放在作为妻子生活的后面，不管有无兴趣，渐渐地总要从音乐中摆脱出来。但是，在这日子到来之前，还得尽可能让她学下去。她好不容易出来学习钢琴专业，不该半途而废。我呢，只要这两三年里继续留在波恩的研究所，一年中就有一半时间要外出，去寻遍中东各地的古代遗址，从事发掘工作。留在家里的妻子，总得让她搞点她所热衷的事儿。就这一点来说，倒是值得庆幸的。婚后，只要不过奢华的生活，大学发的薪水满可以

维持下去；而且，也必须维持下去。在德国留学还能领得奖学金，所以，生活基本上是不用发愁的。虽然还无法筹措章子学钢琴的费用，不过，我想会同以往一样，由章子的父母负担的。就象她父母为她出嫁准备了一笔钱那样，学音乐的一切费用也都会安排妥当的。因此，我想还是谦逊地接受这份情意为好。

今天，婚礼后，将假座B夫妇在郊外的住宅举行结婚酒宴。虽说是结婚酒宴，我说过，大部分是瑞士客人，其实也可以算是B家的招待宴会。

酒宴后，承B夫妇的好意，将去他们在苏黎世湖畔的避暑别墅。那里，除了仆人，没有别的人。让我们在那儿度过新婚的头两天，接着，我们就去蜜月旅行，打算花一个星期去伊朗、伊拉克。这真是走马看花般的旅行，不过，趁此机会，想让章子去看几处中东的古迹。

这封信写得很长了，就此搁笔吧。想在新婚的旅途中再给你们写。

东平放下笔，心想生平从没给父母写过这么长的信，往常顶多写上一、两张信纸。

事先约定的中午一点钟，东平换上结婚礼服穿过行人稀少、洒满静静秋阳的街道，向教堂走去。教堂前的院子里，站着象是来参加婚礼的男男女女，三三两两地聊着天。东平见到从巴黎赶来的商社职员佐伯，还有一位是得到德国政府奖学金、在波恩大学学习德国文学的三村。他们两人朝东平走来。

“恭喜，恭喜，今天真漂亮呵！”佐伯说。

“常言说得好：‘人要衣装，佛要金装。’这样子去刨土就可惜啦。”三村也说。

“你太太呢？”东平问。

“去照料新娘了。她是过来人嘛！”佐伯说。

刚说到佐伯太太，佐伯太太就来了，她顾不上打招呼，开口就说：“新娘打扮得漂亮极了！左门君，你见了准不认得啦。”又说：“到时间了，左门君，请！”

东平让佐伯太太在前引路，步入教堂。此时，聚在教堂前的人们也络绎跟着走了进去。东平在休息室里，向B夫妇表示了谢意，他俩一手揽下所有的事务，正忙得不可开交。随后，东平走进礼堂，来宾也都就座，座位的中间留有一条直通圣坛的路。东平走到圣坛前。不一会儿，两位手捧花篮的姑娘走在前面，随后跟着佐伯夫妇和打扮得花团锦簇的新娘，随着管风琴的乐声，肃穆静雅地穿过来宾们留下的那条通路走向圣坛。新娘章子身穿洁白耀眼的礼服，东平的眼前，只觉轻漾着一片袅袅的白云，显得更是楚楚动人。新郎新娘面朝圣坛，来宾齐声唱起了赞美诗。接下来是牧师的说教和新婚夫妇交换结婚戒指。半个来小时，简单的结婚仪式就结束了。

东平和章子退出礼堂，在休息室里，接受了B夫妇的祝福。

B夫人细细打量着新娘说：“没见过长得这么美丽又这么文静的新娘，真可爱极了！”

被B夫人这么一赞，东平不禁也觉得此刻的新娘真太美了。

在休息室休息片刻，东平和章子乘车往郊外B夫妇的住宅驶去。

“你累了吧？”东平问。

“不累，也没时间去想它。仪式这么快就结束了，不过，这儿真清静。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亲友们都没来。只来了佐伯

夫妻和三村君、B夫妇，不用说，其余的瑞士客人净是些陌生人。我们接受这些陌生客人的祝福，倒也挺不错啊。”章子嘴里虽这么说，但心里多少总有点儿落寞之感。

不消半小时，车到郊外B夫妇的房子前停下。这是一家小有名气的家具公司经理的住宅，是一幢气派相当大的建筑物。

两人在近大门的会客室里喝了主人准备好的红茶，在B夫人的指点下走到里面大客厅门口，双双并肩站着，迎候参加宴会的客人。不多时，客人们的汽车络绎到达，宾客下车经过他俩面前，进入宴会大厅。东平和章子接受从他们面前走过的客人们的祝福。有的连连祝贺，有的握手致意。章子还被好几个女宾轻轻地拥抱了一下。他们有的献上花束，有的赠与礼品。章子收下就转身放在一旁的桌上。有个老太太，非得把带来的礼物打开，请章子过目，这才露出了满足的神色。对赴宴的客人，章子始终面带笑容，热情洋溢，使东平不由得满心喜欢。

客厅里安置了四、五张圆桌，客人们围桌而坐。现在，客人要比参加婚礼时的还多，东平和章子坐在临窗的一张长桌的中间席位，B夫妇分坐两旁，对面是佐伯夫妇和三村，另外还有两对夫妇也入了长桌席。每张桌上都装饰着鲜花，花丛中安放着一光亮鉴人的烛台，烛台上插着好几根蜡烛。

客人们都入了席，主人B先生简单地叙述新婚夫妇结合的经过，并致了贺词。然后，来宾站起来为这对新人举杯祝福。

客厅里回荡着热闹的谈笑声，身穿白色礼服的侍者手持葡萄酒瓶，动作敏捷又悄然无声地在席间巡回斟酒。不一会儿，B先生提议，请佐伯致词。佐伯站起身对邻座的三村说：

“拜托你当一下翻译。”

“好！”三村用餐巾抹抹嘴，把椅子拉开。

佐伯说得很慢。并非为了照顾三村，故意说得慢，因为他不大擅长辞令，生来就怕当众发言。

“我和新郎左门东平君从高中起就是同学。大学里，东平君学的是考古学，我学经济学。不消说，大学毕业后，他成了考古学家，我当上了商行里的小小职员。我们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但是，我们一直交往很深。尤其近来，我们都生活在欧洲，波恩和巴黎地处两个不同的国家，可是，我们间的来往，却比学生时代更加频繁了。”佐伯说到这儿停了一停，等三村译成德语。接着又说：“他是个纯真朴实，一心搞研究工作的学究。真叫人难以相信，在这个时代，地球上还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不说，从他的外貌上也看得出，心灵上没有一点儿污垢，真是个好男子啊。你一听他说话，就明白不管什么时候，他脑子里想的净是月亮、星星和远古历史。其他的事情他很少去想，他这个人好象生来就是为了研究古代历史的。成天价忙着刨土挖泥，到三十七岁还没顾上自己的终身大事。连他自己也这么说过，这大概不会有错吧！”说到这儿，佐伯将接力棒传给三村，等他译完后又说下去。

“我问他：‘你真的没考虑过婚事？’他回答我：‘也不是不想结婚。’我紧盯着问：‘干吗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呢？’他说：‘没有遇到意中人。当然不会一个也没遇到。第一，没有钱。连饭钱都是大学供应的，只能计算着花。第二，一年里有半年在外边，甚至在沙漠里，不能象一般人那样过着舒适的家庭生活。第三，我既没名气又没地位，真是这么回事，倒并非是谦虚。要是在大学里担任一些课，多少能弄到些钱，但有这点儿时间，我还得去沙漠。现在既没有钱，又没有条件过称心如意的小家庭生活。不过也不想去弄钱，因为我一有空闲就得去沙漠。这么一来，又有谁能看得上我呢？所以，我就找不到心上人啦。’”

三村把这些话译完，佐伯的话题转到新娘身上了。

“新娘章子是我妻子的好朋友。章子小姐确实是个大家闺秀。她早就到了待字闺中的年龄了。但是到了二十八岁，她也没考虑过自己的婚姻大事，所以也是位奇特的女性。她说不想嫁人，只想嫁给钢琴过一辈子。有一回，东平君偶然来到巴黎，让我这的普普通通却又深谙人情的妻子抓住了。她让他俩见了面^⑧。却又思忖着这恐怕是白费工夫吧。事后，我问东平，我妻子问章子，你们对对方有什么印象？没想到两个人都异口同声回答说：‘这么个人，也许合得来吧。’进而又问：‘能不能考虑结婚呢？’两人都说：‘可以考虑。’这倒使我们大为吃惊。”

三村把这些话译成德语后，整个客厅里响起了欢畅的笑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俩结合起来，按我和我妻子的猜测，他俩是天作之合，一个是非他不嫁，一个是非她不娶，所以双方都能等到今天……”

三村把话译完，又引起一阵沸腾的笑声。

“我拉扯说了这些。就这样，一眨眼的工夫，两人订了婚。订婚以后的半年里，不是东平君来巴黎，就是章子小姐去波恩，在一块儿散步、谈心、吃饭，大概有好几回吧。又一眨眼的工夫，两人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大喜日子。我恳切希望你们俩，今后能相互谅解，理解对方的事业，建立一个由考古学家和钢琴家组织起来的美满家庭。”

佐伯致词完毕，不等点名，三村站起身来接着说：

“这回，允许我不作为翻译，而作为东平君在波恩的好友，致几句简单的祝词。我先用日语，然后自己再译成德语。我虽在波恩大学攻德国文学专业，可我对说话并不擅长，德语又学得挺糟糕，诸位听起来一定很累，请多多包涵。”

三村刚译完德语，从一张桌子上冷丁地爆出了一句喝彩声：

“标准地道的德语！”

三村有点儿不好意思，搔了搔头说：

“左门东平君作为一个考古学家，人品出众。方才，他学生时代的好友佐伯君已经详细介绍了，我也没什么要说的了。听说婚后，左门君还呆在波恩，新娘仍留在巴黎，一时间不能生活在一块儿。现在看来，这也是不得已的。不过，希望能早日结束这不正常的生活，尽快地住到一起来。我听说新娘的音乐才华出众，但我想，学习音乐也不是非得留在巴黎不可，能早些来波恩也可以继续学习啊。我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把妻子和年幼的孩子留在日本，觉得生活上很不方便，而且时时记挂着他们。听说左门君将来常常要外出，但他是一位专门研究中东地区的考古学家，不得不如此；然而，为了家庭和夫妻生活更和谐，希望能比较多地考虑到自己的家庭。”三村又用德语说了一遍，接着说：“新娘漂亮极了。”这句话只用日语说，讲完就坐了下去。

佐伯夫人和B先生打了个招呼，推开椅子对三村说：

“麻烦您替我做翻译。”

“请说吧。”三村又站起来。

“我没什么要说的了，只是替新郎和新娘，向热情承担婚事
中所有事务的B夫妇表示深深的感谢。我和我的丈夫只是为新郎
新娘作了个介绍，其他什么也没做。他俩能这么快结婚，这全仰仗
B夫妇代替章子的父母筹划，才把婚事办得如此顺当而迅速。旁
人看来也觉得舒坦顺心。章子能获得外国人B夫妇如此信赖和友
爱，使我更钦佩她的人品和音乐上的才华。不过，我并非反对三
村君的建议，我觉得这一年里，是章子学习钢琴专业中最重要的时
期，希望新郎左门君在这段时间里能克服种种不便。没准B夫妇也

这样想吧。顶多就这一年……。我就说这些，也算是对B夫妇的感谢之辞。”佐伯太太鞠了个躬，三村将她的话译成德语时，又强调了“顶多就这一年”这句话。

佐伯太太致词完毕，宴席又热闹起来，有个中年妇女站在客厅当中引吭高歌，博得大家喝采；而后，有对年轻夫妻齐声歌唱又相互轻搂着跳起舞来。

“这儿的人都那么爽朗、快活，”章子说。“我来弹一曲吧。不过，新娘子弹钢琴会让人笑话吗？”

“不会，你想弹就弹吧，”东平说。东平还从没倾听过章子弹琴，也很想欣赏一下她演奏钢琴的风姿，何况能给宴席欢腾的气氛增添余兴，大家一定会欢迎的。

章子把自己的想法对B夫人一说，夫人立即露出欣喜的表情，站起身来不知对宴席上的宾客们大声说了些什么，话音刚落，整个客厅里响起了掌声。章子拉开椅子，朝放钢琴的一角缓缓走去，心里似乎有些紧张。东平觉得她此刻的身姿，真是轻盈优美，只是显得有点过份地矜持。东平对音乐一点儿都不懂，章子向来宾介绍她演奏的曲名，东平也从没听到过。演奏开始时，东平也没法判断她弹得好不好，只觉得各种高低音一下子爆发出来，阖上眼，就好象大川在缓缓地流淌，是春天来了，冰封的河面开始解冻，河水冲击着冰块顺流而去。音乐奏出了春天，现在冰河在解冻，河水在回暖，安详而静静地流淌，不知什么时候，河岸上出现了一群美丽的仙女，飘动着白色衣裙翩翩起舞。东平想，这是勒拿河还是鄂毕河^①？但绝不是日本的河。在漫长寒冬中被封闭起来的深绿色大河，为迎接春天的到来也开始苏醒了。不知不觉，

① 这两条河均在苏联境内。

音乐的旋律变了，那河流不再跟季节有什么关系，好似被切成无数段，宛如一束束白色的轻纱，撒在四周。那不是远远流向北冰洋的俄罗斯的河，倒象过去没见过的，流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①的一条条各奔东西的小河，象藤蔓，象网络，被分割后又伸展出无数支流，只是犹如夜一般的沉寂。刹那间，阳光普照，和风习习，听见飞禽唧喳啼鸣，走兽吼叫。原来，蜿蜒在沙漠里死一般沉寂的河，已流进了无人知晓的广袤的原始森林中。就在这人所不知的原始森林里，象天堂那么光明和美好，蓦地，琴声戛然而止。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不绝的掌声中，章子起身，绕客厅一周，向宴席上的宾客们点头致意，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上。以这个形式结束演奏，正如东平刚才感到的，在雍容大方的仪态中，章子含蓄地显露了内心的满足。琴声停止后，东平才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现实之中。那光辉绚丽的梦消逝了，那灿灿的阳光，簌簌的风声和粼粼的波光也稍纵即逝，不知去向何方？

“喂，该你说几句啦！”坐在对面的佐伯招呼道。

“要我说什么？”

“当个新郎总不能一句话都不说啊。”

“要我说？”

“对，你一言不发不象样呀。章子君弹了琴，这回该你致答词了。”

“好的。”东平抽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因为他一时没将思绪收回来，从沙漠中的原始森林，回到在巴黎世家公司经理的别墅里举行的结婚宴席上来。

“好吧。”东平又重复了一句，站起身来。今天，

① 位于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一大沙漠。

表我和章子，向B先生和夫人为我们设下如此隆重而精致的宴席，表示由衷的感激之情。在我们走向人生新阶段的时刻，各位来宾抽出宝贵的时间，光临我们的婚宴，表示感谢。方才，我的三位亲密朋友，充满着激励的深情为我们祝福，正象他们祝词中说的，我和章子已建立了家庭，会有不少令人烦恼的问题产生。我除了考古学，什么都不懂；而且，有时还顾不上家，必须去沙漠工作，在那儿生活。章子又有章子的事业，正象她自己说的，钢琴是她的生命。然而，我们俩都不是毛孩子，我们都会有充分的理智，各自去解决横在我们中间的一些麻烦。我觉得钢琴也好，考古学也好，并不见得是水火不相容的。方才，我听了章子演奏的曲子，我更相信我们会有共同的语言。如果能带她去沙漠看一看，那些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也许会使她心醉神迷。”

东平致的答词结束以后，宴会也就随之结束了。东平和章子象宴会开始那样，双双站在客厅门口，宾客们从他俩面前走过，又向新婚夫妇说了简短的祝福之词。

最后，除了这对新人，只留下佐伯夫妇和三村。

“真是美不可言的婚宴啊！要是在日本，可不行啦。长辈、朋友一个个地轮着致词，新郎、新娘、客人们都给搞得精疲力尽，哪象今天晚上那么干脆利索，一切繁琐的礼节都省略了。”佐伯说。

“真不错。新娘的琴弹得精采，新郎的致词也说得妙。”三村也说。

一个仆人来请他们了，这五位日本人从客厅走向走廊对面的会客室去。会客室的桌上已备好了白兰地酒。

他们再一次举杯祝福，送客去花园的B夫妇也回来了。B夫人一进屋，就猛地抱住章子，亲了右颊又亲左颊。B先生却默默

无言地拍拍东平的肩膀，拿起盛满白兰地的酒杯和东平碰杯。

“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我们日本，这种时候，就不再说感谢的话了。”东平用不大有把握的德语说。

B先生似乎完全理解了他的意思是说声谢谢，也似乎是多余的，他笑着又拍拍东平的肩。到这时，已用不着语言来表达感情了。

佐伯喝得有些微醺，背靠着窗台说：“我来替在日本的许多朋友唱支歌吧。”

“算了吧，”佐伯太太制止他。“现在什么时候啦！我们先把新娘送到别墅去，你带新郎随后就来。”

三村把这话译成德语。B夫人也说：

“请快去吧。”

仍是新娘打扮的章子走出房间时，大家都鼓起掌来。东平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拍手。

“这时候，你不该拍手啊。”三村说。他又用德语说了一遍。惹得B先生和他的夫人都笑了起来。

大家都去送新娘了。东平发觉只有自己留在屋子里。

佐伯太太就象保护人似的和新娘一起走了，过了约半个小时，男宾也离开B先生的家去他家的别墅。

在大门口，东平又一次向B夫妇郑重道谢，他只能这样来表示自己的谢意：B夫妇俩为他们张罗了婚礼和宴会，又为他们安置了自己的别墅作新房。

“祝你们新婚旅行愉快。”B夫人说完又加了一句：“最好能找有钢琴的旅馆。”

“为什么？”